



官廷樂

宫廷戮杀

于廷仕 房文 陈刚

中原农民出版社

宫廷戮杀

于廷仕 房文 陈刚 著

责任编辑 韩光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国营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50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定价 4.55元

ISBN 7-80538-087-2 / K·34

内容提要

明朝天启年间，一段曲折离奇、撕肝裂肺的故事……

当朝国舅刁发色胆包天纵唆家丁于大庭广众之中强抢民女，雁都统不畏权势依法惩处恶徒，将民女救出，由此而开罪权势炙手的刁发。刁发心怀仇恨，趁其妹得宠于昏君之际大进谗言，欲置雁都统于死地。幸得当朝宰相云太师主持公道，联合御史钟珮等一班忠臣，挫败刁发的毒计。刁发恨心难灭，趁异邦入侵之机又生毒计，将雁都统及钟御史一家满门迫害至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刁家恶奴又勾引云太师养子云文，利用美色为诱饵，勾引其狎妓淫乱，云文忤逆无耻，助纣为虐，使云、钟、雁三家又生险恶。

该书情节奇巧，波澜迭起，悬念层出。宫廷刀光剑影，沙场血雨腥风，跃然纸上。雁羽、钟山玉、云萝、董金瓶的奇情艳遇，缠绵曲折的爱情描写更是令人不忍释卷。

本书语言流畅，通俗易懂，诗句明白如话，可谓为一本雅俗共赏的优秀古代章回武侠小说。

目 录

第一回	刁国舅夤夜抢民女 雁都统巡城捉奸人	(1)
第二回	红夫妇拦轿告状 刁国舅入宫求情	(6)
第三回	太平侯买嘱三司 云太师会同六部	(11)
第四回	刁国舅专权误国 云太师告老归林	(21)
第五回	报私仇一计害二贤 尽公心孤身行万里	(28)
第六回	雁都统降守西关 钟御史身羁北寨	(35)
第七回	雁都统无救陷奸谋 刁国舅流言害忠良	(42)
第八回	雁公子云府避祸 云太师南岭封王	(51)

第九回	云文私通国舅	
	刁虎强娶千金	(57)
第十回	刁相公独探桃花店	
	雁公子一闹太平庄	(65)
第十一回	云小姐女扮男装	
	雁公子改名换姓	(73)
第十二回	文翠琼私定终身	
	刁国舅求偕佳偶	(81)
第十三回	文翰林考才择婿	
	刁国舅设计强求	(89)
第十四回	雁公子二闹太平庄	
	文翰林三上朝辞本	(97)
第十五回	雁公子独闯西羌	
	钟相公私奔北直	(105)
第十六回	云文设计害钟生	
	刁虎通谋害季德	(112)
第十七回	季德行凶错杀人	
	云文使贿先鸣状	(119)
第十八回	钟山玉闯罪充军	
	红元豹半途相救	(127)
第十九回	钟公子西湖卖画	
	章小姐南院抚琴	(136)
第二十回	钟林题诗逢好友	
	陈玉卖剑结良朋	(143)

第二十一回	钟相公客邸传书 雁公子途中射雁	(150)
第二十二回	董家庄雁羽安身 乌凤寨红光落草	(156)
第二十三回	太平侯南关断义 老御史北塞思乡	(163)
第二十四回	重义番官留御史 无情国舅害忠良	(169)
第二十五回	识奸谋陈玉送信 逃乡土夫人避祸	(175)
第二十六回	章员外仗义疏财 钟公子母子重逢	(181)
第二十七回	钟夫人将女联姻 章员外教儿伴读	(187)
第二十八回	感时光钟先生流泪 思父母云小姐伤情	(193)
第二十九回	下南闻夫妇相逢不识 会东床宾朋聚会谈心	(200)
第三十回	步青云同登北阙 思白发独步西关	(206)
第三十一回	旅店擒奸得宝马 村庄伏盗赠黄金	(210)
第三十二回	少兄老弟拜宾朋 夜走晨眠寻老父	(215)

第三十三回	刁龙设擂逞凶 雁羽争强闯祸	(222)
第三十四回	囉双飞惊迷失路 马独行指点迷津	(229)
第三十五回	老元帅被困落雁关 小英雄解围败羌将	(236)
第三十六回	父子相逢议起兵 奸佞闭关守孤城	(244)
第三十七回	胡总兵串文告急 云太师进表归朝	(250)
第三十八回	云文怀金逃走 文正袖筒传情	(256)
第三十九回	云太师忧国忧民 圣天子操兵练将	(262)
第四十回	破二关雁翎兴师 失五寨刁龙授首	(268)
第四十一回	弟兄夫妇共登科 郎舅师生同聚会	(274)
第四十二回	钟山玉吐露真名 云素晖暗传实信	(280)
第四十三回	云太师挂印提兵 文翰林持权标本	(288)
第四十四回	钟山玉督粮遇红光 章定金巡营擒季德	(294)

第四十五回	云太师行营审实情 雁都统大寨闻真信	(300)
第四十六回	念交情都统休兵 呈款曲太师上本	(307)
第四十七回	文翰林内庭见驾 圣天子传旨封定	(313)
第四十八回	北狼关胡申告急 南极殿刁发兴谋	(319)
第四十九回	飞虎闸胡申丧命 卧龙墩钟珮回南	(325)
第五十回	献地图大破番兵 顺天心共归中华	(332)
第五十一回	众公卿四上陈情表 小英雄三闹太平庄	(339)
第五十二回	辨忠奸朝廷正法 报恩仇众士舒怀	(346)
第五十三回	结朱陈共效鸾凤 联秦晋同偕金璧	(351)
第五十四回	授金书一团富贵 鹰铁券万里封侯	(357)

第一回

刁国舅夤夜抢民女 雁都统巡城捉奸人

有一段稀奇古怪的英雄故事，出自大明天启年间，熹宗皇帝陛下有一位武官，姓雁名翎，字冲霄，原任西边口守备。只因那年藩邦作乱，雁翎浴血奋战，勇挡敌军，屡立战功，经云大师表奏朝廷，调至京师，掌了兵部大堂的宝印，并兼九门提督之职。正所谓兵权在握，辖制四方。朝中奸佞之臣，多有惧其忠烈刚正的。

雁都统虽已年过半百，但精力旺盛，英雄不减当年，他勤于国事，忠于职守，每夜必须亲自巡查四门，从不疏忽一晚。

这天适逢夏至，正值风暖花香，他率了一队将士兵丁，出了都统府，踏着月光，执戈巡城来了。正走之间，忽见御河桥边观赏彩船的人群大乱。雁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催马向前奔去。

雁都统到至近前，见一人鬼头鬼脑，肩上又象扛了什么

东西，只认做是贼，便喝了一声：

“甚么人？”

衙役们本有些心疑，听都统一喊，才齐声喝道：

“呔！站住，老爷问话呢！”

这一声断喝，真吓得那家伙魂飞魄散，惶惶如丧家之犬，只顾朝前跑去，哪敢站住？

那女子在他肩上，恰好头冲后，见有巡城官儿，便拚命地喊叫起来：“救命啊！救命！”

都统爷听见女子呼救声，便知那歹徒是抢了人家女子的，不由怒从心头起，向左右喝道：

“还不与我拿了！”

众衙役闻声一齐向前，捉鸡缚鸭似地把那家伙拿住，斥道：

“大胆的贼囚！看你哪里逃走！”

那家伙知道被捉进九门提督衙门，定没有好果子吃，弄不好，脑袋就得搬家，于是便想拿大话吓他们一吓：

“我乃刁千岁府中的家将，谁敢拿我？！”

雁都统闻听大怒，喝道：

“左右与我掌嘴！”

早有两个衙役上前扯住那家将的耳朵，噼噼叭叭打了十几个嘴巴，直抽得满口流血，嗷嗷直叫。

又有两个衙役把那女子从刁府家将肩上扶下，带至雁都统面前。

雁都统见那女子尚自有些惊魂未定，温和地问道：

“你是何人，因何至此？”

那女子见问，连忙跪下冲雁都统叩头，哭道：

“爷爷听禀：小女子姓红，父名红光，乃本城良民。皆因随父母在御河边看灯船，不想遇了这光棍，将小女子背了就走。多亏遇见老爷救下，请受小女子一拜。”说罢又叩了一头。

都统爷闻听大怒，道：“有这等事？待本官回府严加惩治！”

左右答应一声，押了刁府家将，扶了红家女子，方欲动步，只见对面来了几名家将打扮的人物，簇拥一位官儿，吆喝而至。

这班人马非是别人，正是刁国舅带的几名家将，暗暗跟着抢了人家女子的家将，以便随时策应。此时见家将被捉，知道碰了碴口儿，便催马向前，喝道：

“前面何人？侯爷千岁在此，还不下马回避！”

雁都统偏不惧这侯爷千岁，暗道：“慢说你是侯爷，就是王子犯法，也当与庶民同罪。”他把马往前一提，要来看看马王爷到底长了几只眼。

那抢人的家将知道是主子到了，回头喊道：“千岁爷救我！”

刁国舅拍马向前，明知故问道：“前边是哪个官儿？”

雁都统应道：“俺是雁翎啊！”

刁国舅嘿嘿冷笑两声道：“原来是雁都统啊！俺家将不知有什么得罪处，也该与本侯照会一声才是，为什么把他拿

了？”

都统爷道：“俺还以为这歹徒是冒充了千岁家将，原想带回衙内审明白了再到府知会罢了。”

“不必劳驾，把他交给俺带回去就是了。”刁国舅听雁都统口风有些松动，他便想撒网捞鱼。

“哼哼！”雁都统用鼻子哼了几声道，“这么说，此人当真是千岁府的家将？”

“正是。”

“他黑夜抢劫，该当何罪？”

“哎呀！雁老官儿，不必小题大作，什么抢劫不抢劫的，无非是抓了个民女，也值得你大惊小怪？算了，看我的面子上，放了他。”

“哈哈！千岁又不是吃灯芯草长大的，说话怎么会这等轻巧？”雁都统正色道，“黑夜抢劫良家妇女，按律当斩！怎可就放？这王法随便可以做人情的么？”

“嘿嘿！”刁国舅怒道，“不识抬举的东西，你想怎样？”

“哈哈！”雁都统也不让步，厉声道，“依法行事，与俺把这歹徒带回衙去！”

刁国舅直气得鼻口生烟，骂道：“好大胆的狗官！你长了几个脑袋，敢拿你家侯爷的家将！”

“哼哼，别说是你的家将，就是你刁发犯在本官手下，俺也绝不轻饶！”雁都统圆睁二目，命令衙役，“带走！”

“哇呀呀！好你个雁冲霄！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

口中拔牙！”刁国舅直气得五雷嚎疯，在马上挥舞鞭子道，“孩儿们！与我狠狠打这狗官！”

众家将听了，狐假虎威，哄的一声，扑将上来。但他们心都打给雁都统，甭说人家武艺高强，就冲这半截塔似的身材，一还手不被打个粉身碎骨，也得骨断筋折，所以谁也不敢着边，只冲那几名衙役下手。

雁翎带出的几名武将，都分头去查别处，手下只有这四个提灯笼的，四个提枪棍的衙役。而刁国舅带来的几名家将，长拳短打都会，一出手便给撂倒好几个。

都统爷见了心中气恼，大喝一声道：“没了王法了！”遂纵身跳下马来，施展一路霹雳拳，挥手间早放倒三五个恶奴。

众家将见不是势头，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

刁国舅也曾跟府里侍卫学过三拳两脚，自以为天下无敌，于是跳下马来，冲雁都统就是一个冲天炮，迎着面门打来。

雁都统将头一偏，伸出虎爪，使了一招儿顺手牵羊，拿住刁国舅的腕子，往前一拉，再往后一送，那刁国舅脚下站立不稳，往下一仰，咕咚栽倒在地，但见鼻口流血，登时气绝身亡。

正是：

一口气在千般用，

旦夕无常万事休。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红夫妇拦轿告状

刁国舅入宫求情

话说刁国舅被雁都统摔倒在地，一时气绝身亡，众家将一齐上前，狼哭鬼嚎地叫了半晌，方才悠悠气转，吐出一口痰来，睁眼看看雁都统刚刚上马，忽地坐将起来，指着雁翎骂道：“狗官！明日与你上朝算帐。”

雁都统也不理会，自带了犯人与红家女子回衙去了。

再说红光夫妇，哭回家后，犹自悲痛不已，捶胸顿足，直到夜半，早惊动了四邻八舍，纷纷来他家探望。

有几个通达晓事的，劝他夫妻到顺天府去投呈告状，倘若官府伸手，还许拿住行凶的歹徒，找到女儿的下落。

夫妻俩光顾哭了，竟把告状之事给忘了。经邻居这么一指点，才如梦方醒，遂急急忙忙写了呈子，匆匆出门投顺天府大路而来。

正走之间，只见迎面来了四对灯笼，两乘八大人轿，后面跟了数十个家人。看这派头，轿内定是个大官儿。有心上

前拦轿告状，又怕官大不理小民，反讨一顿打骂。只好闪在一边，候那官轿过去再走。

你道这两乘轿内坐的是谁？原来乃是文、钟二位大人。他们刚从云丞相府赴宴归来，路过此地。

钟御史的耳朵灵，从红光夫妻身边过时，听得有悲凄之声，遂把脚用力一跺轿底，轿子便停下了。

老大人揭开轿帘一看，见道旁站着一对半老男女，正在拂袖擦泪，心下甚觉蹊跷，问道：

“你二人何事啼哭？”

红光见钟大人问下话来，巴不得向他诉说冤枉，急忙抢到轿前跪下叩头道：“小民女儿适才被抢，正欲到顺天府投呈告状，一时心急，走迷了道路……”他没头没尾的说着。

“不要急，慢慢道来。”

“是，大人。”于是红光这才稳下心来，从头至尾诉说了一遍。

钟大人一闻此言，直气得须发倒立，愤声不止：

“天子脚下，竟敢有人胡作非为，这还了得！你速去写两张状子来。一张投顺天府，一张与我，倘若他们不管，本官替你作主。”

“多谢大人。”红光叩下头去，并问道，“小民不知老大人居何官府，官讳是……？”

“本官姓钟名珮，乃朝中监察御史。”

“啊！原来是钟大人！”红光对钟御史的清正廉明早有耳闻，今天有幸亲眼看见，还答应替他追查凶手与女儿，心

中甚是宽慰。于是又叩了一个头，道：“难得大人为小民做主。”遂起身扶了妻子急急回家去了。

文、钟二位大人议论了多时，方才各自愤愤回府，单等明日派员勘查此案。

再说那刁国舅的醉意被打醒之后，惶惶跑回府中，即命几个家人到雁府，并各衙门打听消息。

雁都统回到衙中，也不停留，即刻坐了大堂，传齐三班，将灯火点起来，把刁府家将带到大堂。

雁都统一拍惊堂木，向刁府家将问道：“你为何替主行凶；黑夜抢劫良家女子？从实招来，免受大刑！”

家将见问，心中暗想：不能就招，须是连拖带顶，只待千岁爷来救我出去，倘若就此招下，岂不顷刻身首异处。想到这里应道：“此乃家主之命，不干我事。你若拿人，只拿刁侯审问就是了。”

都统爷闻听大怒，把惊堂木拍得乒乓乱响，厉声道：

“你这大胆奴才，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难道你主人犯法我就拿问不成吗？”喝声“打！”便把签子往下一丢。

左右吆喝一声，拥上八个弓兵。那武职打人非常厉害。先将那人剥得赤条条的，背捆起来，朝前一摆，左右捺着两头，五花棍便飞扬起来，刚打到二十棍上下，只見血流满地，肉绽皮开。

那家将挺刑不过，惨声喊道：“雁老爷，看在家主的份上，饶了我吧！”

雁都统嘿然冷笑几声道：“借你这奴才的狗腿打你主人